

湘乡县志

湘乡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曰連道自其分置者言之曰湘首初爲湘鄉自其省併者言之曰連道省入湘鄉湘鄉省入衡山自其復置者言之曰析衡山仍爲湘鄉本末源流只見於此今詳考地志兼採眾說同者錄之異者辨之語不厭詳事惟求實从以備一邑之掌故云爾

地理志三

疆域 城池 坊都

湘邑建自東漢至南朝宋省連道入縣遂無有其地後唐末析地入渭鄉北宋又析地入安化而疆域一變前明耕培於舊田不能支乃計糧分都裁長補短以求足額而都坊又一變

開朝康熙間知縣李珍詳請釐正於是循置湘鄉都而版籍乃定即今之三坊四十四都也縣治在邑東隅介兩坊之交向無城郭然啟閉有

湘鄉縣志

卷之三



湘鄉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湘鄉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袁、王、李、聯、副、吳、蔡、易、邵、白、貞、朴、一九九〇年六月

〔湘〕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郭 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湘 乡 县 志

湘乡县志编纂委员会

※

湖南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长沙新湘出版服务公司激光照排

湖南省长沙富洲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69.75 插页：9

字数：1500000 印数：1—3500

ISBN7-5438-0718-1
K · 140 定价：52.00 元

序 一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在闭塞的封建社会中，地情有较大的凝固性，地方志作为地情信息的主要载体，在资治、存史、教化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功能，甚至成为一地行政长官察情施政的主要依据。当今社会随着经济、文化的发达，地情变化的频率愈来愈高，速度愈来愈快，而贮存和传递信息的手段亦愈来愈多，愈来愈巧，地方志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似乎已相对减弱，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也显得似乎并不怎么重要，以至有人对继续编纂地方志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实则一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现代科学方法编纂出来、真正称得上“信史”的地方志，不仅其所保存的资料经过了历史的沉淀和科学的筛选，具有更大的可靠性，而且内容贯通今古，包举百科，具有更高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既可以为地方当政者提供大量可靠的基本地情资料，又能揭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历史发展的规律，便于当政者从宏观上掌握一个地方未来发展的趋势。对从事各行业专门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来说，更是取用无穷的资料宝库。而在利用其作为向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教材时，往往能给人以特别的亲切感和现实感，从而更容易被人接受，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这些都是其他地情资料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由此看来，编修地方志这一优秀文化传统不仅不能丢弃，而且应当继续发扬光大。

湘乡在秦代属湘南县，西汉为长沙王子封地，东汉建县，在湖南来说是开发较早的地方，解放前是全省有数的几个大县之一。农业素称发达，至今仍是全省粮食与生猪生产的基地县。历代人才辈出：蜀汉大司马蒋琬，元代文学家冯子振，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师、湘军首领曾国藩及大批湘军将领，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湘军三台柱吴剑学、宋鹤庚、谢国光，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红军著名将领黄公略，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蔡畅，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谭政，军事家陈赓，文学家张天翼，著名国际诗人萧三，全国知名地理学家黄国璋等，他们在全国都曾有过一定影响。湘乡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大革命时期湘乡是全省工农革命运动发展最迅猛的地区之一，其后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湘乡人民都曾作出过很大贡献。湘乡教育事业的发达从解放前起即已闻名全省，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有用之材。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湘乡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解放初期我有幸在湘乡参加了具有时代转折意义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因此对湘乡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前年10月欣然应邀参加了新编《湘乡县志》稿的评审会，在会上大家对志稿评价很高，认为不仅观点正确，体例完善，资料翔实，文风简练，突出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而且在编纂上有所创新，尤能注重整体记述，做到有分有统，庞而不杂。我曾借此机会引用元代诗人刘因写的《读史》：“记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希望全省修志工作者注意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修好一代新方志。湘乡的同志吸取了那次评稿会上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以一年的时间对志稿进行了认真修改，使志稿质量提高了一大步。现在已经通过审定，即将付印。我为此感到特别欣慰，祝贺湘乡的同志

们圆满地完成了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工作,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对他们不懈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表示赞佩。

志书贵在应用,新《湘乡县志》对湘乡几千年兴衰起伏的历史作了较为正确的反映,对湘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发展的内因、外因及其相互消长变化的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希望湘乡的党政领导和全市人民能从中寻找出历史发展的轨迹,找准继续前进的突破口,充分利用已有的优势,更好地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把湘乡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文明、富强。湘乡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经济、文化状况在全省许多县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希望《湘乡县志》的出版与发行能对全省产生有益的影响。

刘亚南*

1993年2月4日

E680/09

* 作者系原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序 二

至少在 5000 年前,湘乡先民即生栖勤垦在肥沃的涟水流域大地上。随着劳动生产的发展,仓廪实、衣食足、文教兴,历代人才辈出,斐然称盛。人民于勤耕力织中,培育了坚毅果敢的优秀品质,历代饱受官僚地主的盘剥,更形成反抗暴政和外来侵凌的革命传统。近百余年来,湘乡是武装政治集团的湘军之发祥地,深深影响到全国文化和经济,又成为中国维新和革命运动策源地之一。1949 年 9 月湘乡建立新政权后,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瞻望前景,不胜欣慰。湘乡县党政当局及社会贤达为了谱写先民光辉业绩,昭往彰来,激励后昆乘胜前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保存地方珍贵文献,提供为政和科研借鉴,乃继承前人修志的优良传统,于 1986 年 6 月筹划新纂志乘。执笔之士矢谨矢信,兢兢业业,历 5 年而新志稿成。1986 年 9 月 12 日国务院明令湘乡撤县改市,因而断限止于是年,是乃湘乡最后之县志,也为后修湘乡市志奠定了良好基础,盛事深堪庆幸!

《湘乡县志》参取古今人修志之法,更推陈出新,多有创见。其书分专志与人物 35 卷,以总述、大事记弁其首,附录殿之,体例完善,结构合理,归属恰当,观点正确,史料翔实,文字简净,实事求是地突出了时代精神及地方特点,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其发展轨迹与规律,不愧为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佳志。“总述”一卷总摄全志,综述地情,形同“志略”,简要易览;湘乡堕粮、湘军等特点,鲜明突出,非同凡响。大事记仿“正史”本纪,为全书之经,一县历代要事,显而毕见。湘乡在秦属湘南县,西汉为长沙王子昌封地,后汉置县,自是,分并不一。1951 年又分置双峰、涟源二县,由大县划为中县。新志记事,一依当时辖区为主,略同存异,不遗不滥,亦为可取。史文有繁简,史事有烦省,《史通》论之详矣。今志虽详今略古,而事必溯古,不失通与溥之义,庶免割断历史之讥。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弱而衰之端,实亦国人奋发图强之始。新志记事即自 1840 年,具见史识。就“总述”以言,关于民国及新中国的论述占十之七,而民国前 2000 年的论述仅占十之三,颇合史志详今略古之要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设“生产关系变革”、“经济水平与结构”和“经济管理”三卷,在专志中,又先地理后人文,先经济后政治,是合乎马列主义原则的。粮食管理古今异制,今立以粮食卷,次于供销合作卷后,并分为粮食征收、粮油贸易、农村粮食分配和管理、粮油加工等章;于征收章则列举清代的漕政、民国时期的田赋征实与新中国的公粮,是与当代新志的篇目安排迥然不同,乃别具史法史识者。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大事,湘乡亦曾遭到敌军占领,肆虐蹂躏达 14 个月之久。民众群起抗暴御侮,前仆后继,同德同心,终致胜利。今军事卷及附录俱详载之。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使乡人长存临渊履冰之戒,用意深远可嘉。唐人刘知几论史有三长:才、学、识,学谓史学知识及史料。今书充分网罗了图籍、史志、档案、谱牒、报刊、文物、口碑。该志采访所及,有台湾湘乡同乡会的文献资料,可见征集范围之广且博,今就所得文献,分析研究,反复推敲,务实求真,通纂成文,其用力之勤,实有足多者。邑乘非示观美,贵求实用,所以储存文献,备科研,资治道,培教化,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书中从自然环境到人物传

记，无不留意于此。文教是立国之本，生产是民生国计之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全书于此尤再三致意，言之綦详，如畜牧水产疫病之防治、林木之防火、防病虫害、水能利用、水土保持、农机农具、机电工业以及科学技术全篇，都言之有物，切合应用。所论保护资源，推广新技术，扩大经济收益之道以至经济管理，必将产生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方志之可贵，亦即在此。

总之，新《湘乡县志》优点甚多，具见特点。此志编纂可谓成功，推究致此之由，一为党政领导的重视与大力支持；二为全县内外乡人及专家的协作；三为参加工作全体同仁的夜以继日地辛勤采访、编纂，立言之功，实不可没。诚为向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珍贵乡土教材。

傅振伦*

1992年壬申岁初冬于北京时年八十七初度

* 作者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方志学家。

序 三*

筹备编纂《湘乡县志》，是作为湘乡 1986 年十件大事之一提到日程上来的，并列为七五计划中的一个项目。自此，县志办和各专志办的机器已相继运转，前景颇为乐观。但要修好一部新的县志，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认识和解决，以利于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信史”。现在，谈谈我个人的理解和思考。

一、湘乡自古至今皆为大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解放后城乡经济活跃，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更是经济飞腾，人民心情舒畅。1986 年 9 月 12 日国务院批准县改市制，真可谓“天与人归”，为我们编纂新县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前人修志，后人续志，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湘乡自明成化年间开始，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400 余年间，陆续编纂过 14 部县志，如果加上 1959 年纂修的《湘乡县志》（油印本初稿），多达 15 部。这些县志，虽然大多迷失无征，但“同治志”保存至今，弥足珍贵。1959 年的县志初稿，尽管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些观点和数据都不准确，但也为我们保存了很多史料，这都是很好的“物质基础”。现在编纂新县志，我个人的理解应当突出一个“新”字。但这个“新”字却不是面壁虚构，异想天开。历史是不许篡改的。我们在“新”字上下功夫，应当对历史作深层次的研究，拨开历史的迷雾，筛去历史的杂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借鉴当代新的科学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之类），找出历史发展的内部规律，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就非“新”不可，不“新”不成。

以上只是抽象的概述，我不妨列举几件史实，略抒己见。太平天国起自广西，纵横江浙，但它的劲敌却是湘军。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决斗中，湘乡不但出兵最多，甚至出现“子去父归”、“兄亡弟继”的狂潮。过去史学家对于湘军的评价，都归之于曾国藩奉旨办团练，以及曾氏的思想训练和“大掠数日”的治军方针。这些当然是其原因之一，但当时办团练的并非曾氏一人，而且湘军创立前期，屡战屡败，伤死枕藉，以至“家家招魂”，何利可图？而从本质来说，农民是“恋土重迁”的。湘军何以能够屡败不挫，赴死如归呢？我想，单纯归之于曾氏及其湘军领导集团之力，过于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仍然是一种“英雄史观”，如果作深层次探索，“地方性格”可说是它的真正动因。古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近人也有“无湘不成军”之说。当然，这个楚湘并非专指湘乡人而言，但湘乡地处要冲，历来是四战之地，民性强悍果毅，这是不可忽视的特征。证之以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湘乡又是其势最蓬勃的地区之一，湘乡出了许多舍身取义的革命家。前后两者虽然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它所表现的“地方性格”则有其共同之处，关键在于由谁来领导和引导。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湘乡教育界出现了一批有志之士，如罗辀重、蒋显曾、胡仲敬、田伯刚……这一流人物，在当时都是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如果厕身官场，功名当可垂手而得。但他们不慕荣利，志甘淡泊，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创办了驰誉全国全省的陶龛（当时被称为全国

* 本文原题《关于编纂〈湘乡县志〉的思考》，曾发表于《湘乡史志通讯》1987 年第 3、4 期合刊，经作者同意，以之代序。

两所模范小学之一)、春元等校。他们实行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等多种教育方法,培育了大批人才。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这些人物的出现,除了当时风行的“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之外,他们能够持之以恒,终生不懈,当与湘乡人的锐于用事、实干苦干的“地方性格”有密切关系。也许就如鲁迅赞扬黄兴的“稍见其楚人之蛮性”。

说“新”其实也不算新。资产阶级学者早已注意“区域性格”的作用,不过,他们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书中,也具体研究过地域、环境对民族性格的影响,他比较盎格鲁撒克逊、日尔曼、斯拉夫等民族性格的差异对经济、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尽管也有偏颇之处,但基本上是符合唯物史观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我国修史纂志的传统,绵延数千年而至于今日。正史多至廿四部,方志简直看不完。除了“鉴古知今”的优良传统以外,从宏观方面来看,主要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意识,表现出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以往有“盛世修志”的说法,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历代衰世、乱世也是修史的。比如西晋是个短命的王朝,陈寿撰《三国志》。南朝宋代龟缩一隅,而范晔修《后汉书》。元朝以异族入主中华,不习汉文,却也修了《宋史》。至于一个天崩地裂、风云激变的时代,有心人惟恐史实湮灭,野史多如牛毛。就是湘乡的“万历志”、“同治志”,不也是在风雨飘摇时期编纂的吗?今处盛世,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纵古观今,横联百科,采用比较、筛选的方法,完全可以编纂一部面目一新的方志来,也可以对方志学作出新的贡献。

二、“信史”之说,源于齐太史简、晋董狐笔,这是我国史志一个优良传统。史而不信,是谓诬史。不过,以往的史志,总的说来,是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其立场、观点、方法,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但也必须看到,过去的史学家对于“信”字还是认真对待的。比如,明末农民起义,无论正史、野史,都是站在敌视农民革命军的立场,但某些方面,他们也做到了“不饰不讳”、“秉笔直书”。他们虽然称李自成为“流贼”,可对他个人品格却持肯定的态度。说李自成“性又澹泊、食无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妪,不蓄奴仆”(《明史纪事本末·李自成之乱》)。“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下共甘苦”(《明史·李自成传》)。对起义军的严明纪律也能如实记载:“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张岱《石匮书后集》卷 66)。进攻开封又下严令:“窝铺内藏妇女者斩”(李光懿:《守汴日记》)。他们的阶级偏见,并没有完全妨碍他们在“信”字上下工夫。

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我们曾经把党性、阶级性同历史的具体性、真实性对立起来,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需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认识评价事物,则划清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最后界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科学吃饭”。更不是靠弄虚作假吃饭。

当然,所谓历史的真实性——“信史”,并非无限制地“有闻必录”。宇宙间一切都有它的临界线。史书无论以人叙事、以事见人,或者以史带论,都有一个观点、立场和方法的问题。最客观的叙述,也不免烙上主体的印记。任何史料都忌堆砌,重筛选。筛选也就是去其杂质,还其本来面目。真正做到不隐恶、不溢美、不牵强附会、不因人废言,功过是非,恰如其份。作者的立场、史识,在历史的真实性中得以显现,斯则可谓信史。这就是个“分寸”的问题了。

这个“分寸”是比较难于掌握的。比如曾国藩这位近代史上显赫一时的历史人物既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又是主持文运的学者,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这文、武两方面的事业,我们既要看到它们的内在联系(封建意识是它们的思想内核),又要看到它们所产生的不同

社会效果。两者既不可截然分割，又必须有所区别。如何描述评价曾国藩的一生，这就是一个“分寸”的问题。掌握得好，即为“信史”；掌握不好，非“左”即“右”，这两者都是我们所不取的。

毛泽东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缺陷：“好的就是好的，一切皆好，坏的就是坏的，一切皆坏。”这种形而上学的直线思维，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失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也就是把一切人物、事件，限定于一定历史背景内，抓住某一阶段矛盾的特殊性，评价其历史作用，这样庶几近乎真实了。

这当然不是背熟某些概念，拾掇一些名词可以解决的，有待我们修志实践中积累经验，把理论学习和编纂实践紧紧结合起来，特别是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虚怀若谷地听取不同的意见。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史料是在调查、研究、争鸣中得到充实、订正的。

作为县志编纂委员会的一员，我本着对县志负责的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孔之见，供方志界同仁参考、指正。

我更满怀希望，吁请各级领导及编志人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求实之精神，收集史料，筛选史料。并采取具体有力的措施，把编纂新县志作为“七五”计划中的一个重点项目，抓紧、抓好，要如质如期完成县志编纂委员会分配的专志编纂任务。我坚信，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有益当代、泽及后世的新县志，一定会在我们手里按质、按量完成问世。

廖六如*

* 作者 1984~1990 年任湘乡县长、湘乡市长，县志编纂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

序 四

正当全市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大力发展战略性市场经济,阔步奔向小康的重要时刻,一部洋洋 35 卷、150 万言的新《湘乡县志》问世了。这项倾注了全体编审人员智慧和心血的文化成果,不啻为填补一百多年来湘乡方志空白做了一件功德无量、流芳千古的大好事,而且充分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勤劳勇敢的湘乡人民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两项成果一齐拿的豪迈气概。我谨代表中共湘乡市委向全体编审人员致以由衷的钦敬和谢忱。

前几届县(市)委为编纂新县志开了个好头。经四任县(市)委书记、三任县(市)长之手方定稿付梓。我赴任时短,对市情知之不详;事务缠身,对市志工作顾而不周,只能临刊聊表心迹。

盛世昌明,修志乃兴。近几届县(市)委加强了对县志工作的领导,确定一名常委自始至终具体分管这项工作,陆续充实了编纂力量,设法解决了必须的经费,并动员各部门和湘乡籍知名人士鼎力相助,才使得此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顺利告成,如愿以偿。修志涉及面广,时限漫长,资料残缺,要求又高。没有一批敢于向历史和人民负责,且有“但蕴清香不为私”的高尚节操和治学严谨的编审人员是断难完成的。六年来,虽然“志办”几经搬迁,经费几遇短缺,但编审人员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矢志不移。这种实干加苦干的精神是我市人民齐心拼搏的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值得宣传和弘扬。

湘乡历史悠久,境内有新石器晚期遗址、龙山文化和商周文化遗址。文化素称发达,自三国蒋琬以降,人才辈出,于今尤盛。这里风光如画,气候宜人,素称富庶之乡,粮猪产量跃于全国百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一山”矿泉水等 30 多种名牌产品驰誉世界市场。古县新市,沧桑巨变,其开放发展前景蔚为壮观。

新编《湘乡县志》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叙古今之要,扬故土之美,表桑梓之杰;略古详今,立足当代;广征博采,精心甄别,集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于一体,堪称地情资料的大汇编和“百科全书”。它的出版,对掌握市情、探求规律、兴利除弊、科学决策、发挥优势、共荣湘乡,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这部鸿篇巨制包容了几代湘乡人的成功与挫折、悲愤与喜悦,展示了一条苦难而壮丽的历程。唯有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湘乡人民才欣逢盛世,扬眉吐气,奋发有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党有五好:有好的指导思想,有好的中坚,有大批的骨干,有好的传统,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这正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实现宏伟蓝图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不晓国情,无以治国;不懂市情,岂可治市?期望全市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精读县志,以史为鉴,勤政为民;广大宣传和教育工作者要在通读方志的同时,将其遴选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用以教育跨世纪的一代青少年。惟有知我湘乡才能爱我湘乡,惟有爱我湘乡,才能谱写出更加惊天动地的绚丽史诗。

钟子才*

1993 年 3 月 8 日

* 作者系中共湘乡市委书记。

例 言

一、县内在明、清两代纂修过14届县志。本志有续有创，以创为主，力求贯通古今。取事一般上限道光廿年（1840），下限1986年底。历史大事及其他某些事物，根据叙述需要突破上限，追溯更远。

二、县境屡经变易，传人志事，均以每个时期管辖范围为限，以反映历史本来面貌。1949～1951年各项数据，除另有注明者外，均按1951年析县后新县域坐实，以便于纵比。

三、本志采用一级平列的小篇结构。总述、大事记列为卷首，总述以论带叙，力求统揽全局，反映历史的经验教训，成为全书之纲；大事记纵贯古今，扼要记述县内大事、要事，力求简炼，成为全书之经；中设专志35卷，按先地理后人文，先经济后政治次第排列，为全志之纬。附录置于卷末，收录不便归类又有存史价值的资料。于经济诸卷之首设《生产关系变革》卷及《经济水平与结构》卷，并以《经济管理》卷殿后，总体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为经济工作宏观调控提供系统资治资料。乡镇企业包罗百业，农业机械事业也涉及工业、交通运输、贸易诸业，但均已自成系统，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广阔发展前景，故分别单独设卷，避免肢解。并在记述中突出其特点部分，不与相关诸志重复。粮食关系国计民生甚大，不同于其它商品，历代对粮食的控制不单采取贸易手段；供销合作社是农民集股创办的一种新型事业，其地位和作用有别于国营与个体商业，亦分别单卷记述，与商业并列。财政与税务、劳动人事与民事、卫生与体育、方言与民俗，其内涵既相关联，又相区别，故在同卷中分列卷上、卷下。《政党》卷以《中国共产党湘乡地方组织》为上卷，以突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和业绩。《编纂著述》卷，根据已收集到的资料，收录县内重要文献及县人主要著作书目，兼收外籍人士记述湘乡地情的著作，虽多有遗漏，但聊备一格，有胜于无。《人物》卷中传记部分不分人物

类别，均以卒年为序排列。传主以 1840 年来已故有影响的本籍人士为主，兼收外籍在本县有重要活动者。囿于篇幅，古代人物一律不再立传。

四、本志记、述、志、传、录五体分立，经纬相系，门类互联，图、表一般附于各门类之中，文表互补，图文相彰。行文规范执行《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以求统一。

五、除卷首、卷末及人物传录外，全志分 179 章、525 节，子目以黑体字标题，未冠序数，卷、章、节、目层次依据事物科学领属划分，不按行政、事业单位级别排列，事以类从，类为一卷。某些因阶级属性十分鲜明的事物，在处理纵横及归属关系上，不拘一格，或先纵后横，或显事隐时。

六、本志所用数据，一般以县（市）统计局复核后的为准，县（市）统计局未掌握的，采用主管单位数据。

七、本志资料来自省、地、市（县）档案资料、正史、旧志、家（族）谱、报章、刊物和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均经考证鉴别，一般不交代出处，不加注释。

八、在编纂本志书的同时，编纂出版了一套《湘乡市地方志丛书》，以保存本志书因篇幅控制未能收录的重要史料，《丛书》中如有个别史实与本志相悖者，以本志为准。

目 录

卷 首

总述.....	(3)
大事记	(16)

第一卷 建置区位

第一章 建置	(53)
第一节 沿革	(53)
第二节 行行政区划	(54)
第二章 位置 面积	(63)
第一节 位置	(63)
第二节 面积	(63)
第三章 县城 集镇	(65)
第一节 县城	(65)
第二节 集镇	(67)

第二卷 自然环境

第一章 地质	(73)
第一节 地质构造	(73)
第二节 地层和岩性	(74)
第三节 岩浆岩	(74)
第二章 地形	(75)
第一节 山峰	(75)
第二节 水系	(77)
第三节 地貌类型	(79)
第三章 资源	(81)
第一节 土地	(81)

第二节 矿藏	(85)
第三节 气候	(86)
第四节 水	(90)
第五节 生物	(91)
第四章 灾害	(93)
第一节 灾害性天气	(93)
第二节 粮林病虫害	(93)
第三节 地震	(94)
附 湘乡县重大自然灾害历史年表	(95)

第三卷 人口

第一章 人口数量	(103)
第一节 总量	(103)
第二节 分布	(104)
第二章 人口构成	(105)
第一节 性别 年龄	(105)
第二节 行业 职业	(108)
第三节 民族 姓氏	(109)
第三章 人口素质	(111)
第一节 健康状况	(111)
第二节 文化水平	(114)
第四章 计划生育	(115)
第一节 宣传教育	(115)
第二节 行政措施	(116)
第三节 技术措施	(117)

第四卷 生产关系变革

第一章 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	(123)
第一节 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	(123)
第二节 减租退押与减息废债	(126)
第三节 土地改革	(127)
附 水上民主改革	(129)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	(131)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	(131)
第二节 手工业合作化	(134)
第三节 运输合作化	(135)

第四节 私营工商业改造.....	(136)
第三章 人民公社化	(138)
第一节 公社化运动.....	(138)
第二节 调整与整顿.....	(141)
第四章 经济体制改革	(145)
第一节 农村.....	(145)
第二节 城市.....	(148)

第五卷 经济水平与结构

第一章 发展速度	(155)
第一节 社会总产值.....	(155)
第二节 国民收入.....	(156)
第三节 工农业主要产品.....	(156)
第二章 所有制结构	(158)
第一节 农业所有制结构.....	(158)
第二节 工业所有制结构.....	(159)
第三节 商业所有制结构.....	(161)
第四节 建筑、运输、邮电业所有制结构.....	(161)
第三章 产业构成	(162)
第一节 总体构成.....	(162)
第二节 工农业内部结构.....	(164)
第四章 分配与流通	(166)
第一节 分配.....	(166)
第二节 流通.....	(168)
第五章 效益	(170)
第一节 社会生产效益.....	(170)
第二节 劳动生产率.....	(171)
第三节 工业企业投资效益.....	(172)
第六章 人民生活	(173)
第一节 农村人民生活.....	(173)
第二节 城镇居民生活.....	(176)

第六卷 种植业

第一章 耕地	(182)
第一节 水田.....	(182)
第二节 旱土.....	(183)

第二章 农业气候	(184)
第一节 光热资源区域分布.....	(184)
第二节 雨量时空分布.....	(185)
第三节 农业气候垂直分布.....	(185)
第三章 结构	(186)
第一节 播种面积.....	(186)
第二节 产值.....	(187)
第四章 主要农作物生产	(188)
第一节 粮食作物.....	(188)
第二节 草本油料作物.....	(191)
第三节 经济作物.....	(192)
第四节 绿肥作物.....	(195)
第五节 其他作物.....	(196)
第五章 技术推广	(197)
第一节 耕作制度.....	(198)
第二节 良种繁殖和推广.....	(199)
第三节 育苗技术.....	(200)
第四节 施肥 中耕.....	(202)
第五节 植物保护.....	(203)
第六节 灌溉.....	(204)
第七节 土壤改良.....	(205)
附 国营种植业企业单位.....	(206)

第七卷 畜牧水产

第一章 生猪生产	(212)
第一节 发展概况.....	(212)
第二节 品种繁殖.....	(215)
第三节 饲养管理.....	(216)
第四节 经济效益.....	(218)
第二章 其他畜禽生产	(218)
第一节 耕牛.....	(218)
第二节 鸡 鸭.....	(219)
第三节 羊 兔.....	(220)
第三章 禽畜疫病防治	(221)
第一节 疫病.....	(221)
第二节 防治队伍.....	(222)
第三节 预防.....	(222)